

慈父與導師

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工業迅速發展，出身貧寒的鮑思高神父(Don Bosco)眼見眾多貧苦無告的青少年，或是四處結集，或是受僱於無良雇主，身心均處於危險。一八四六年，鮑思高神父在一塊空地和一間簡陋小屋內開始集合不受公眾歡迎的孩子，教育他們成為「熱心的教友，良好的公民」。

鮑思高神父相信服務青少年是天主託付給他的使命，並願這使命延續下去，他依賴天主的引導，在教會內創立「慈幼會」。世世代代的慈幼會會士作出承諾，決意實踐鮑思高神父的使徒計劃：將天主的愛顯示並帶給青少年。會士們特別關懷貧苦無告、處於危境的青年，因為他們更需要受到愛護，得到福音的光照。

鮑思高神父對教育青少年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和實踐方法，就是慈幼會一直沿用及提倡的預防教育法，這方法建基於：理智、宗教、親切的愛。它使教育者和青少年共融在一種獨特的生活經驗裡，形成一個家庭，彼此信任，坦誠交往，使他們逐步負起責任，在人格及信仰上成長。

一八七五年，鮑思高神父決定派遣首批傳教士離開意大利，前往南美洲。他揀選了非常出色的賈烈勞神父(Fr. G. Cagliari, 日後成為主教)出任領隊。一八八八年，鮑思高神父逝世前對賈烈勞主教說：「我要交託給你：亞洲的傳教工作。」雖然，主教表示自己已決定向西方傳教，但鮑思高神父平靜地對他說：「我要將亞洲交託給你！」



夢見中國

在鮑思高神父的生命中，常有一些富啟示的奇夢，他認為九歲時的奇夢是天主給他的指示：要他成為一個謙遜、剛強、壯健的人，以溫良和愛終生服務青少年。

一八七三至七四年，鮑思高神父與香港監牧高神父(Fr. G. T. Raimondi)商討派遣傳教士到香港服務，可惜未能成行。但是，鮑思高神父仍時常想念中國，並且多次夢見慈幼會服務中華青年。他述說這些奇夢時，曾提及夢見香港。他更在遺囑內寫下：「將來我們的傳教士要到

中國去，尤其是到達北京。可是不要忘記：我們是為無依無靠的青年而獻身，在那不認識真天主的民族中，人們將會目睹從未見過的奇蹟，而全能的天主將使它們實現在這個世界。」

鮑思高神父逝世後十八年，他的夢開始實現了。總會長盧華神父(Fr. Michele Rua, 鮑思高神父的第一任繼承人)決定派遣出色的雷鳴道神父(Fr. Luigi Versiglia)率領首批傳教士共六人前來中國。一九零六年二月十三日，他們經過香港抵達澳門。慈幼會中華會省的第一間學校(現今的慈幼中學)就是由他們在澳門創立的。

百年樹人



慈幼會首批傳教士抵達澳門後，雖然不懂中文，但抱著邊學邊做的決心立刻展開工作，起初有三十名學生。這些神父和修士各有專長：文學、音樂、鞋藝、裁縫、印刷，他們當然全心全意將這一切傳授給貧苦的孩子。數月後的「進教之佑」瞻禮日，學生們已學懂拉丁文彌撒，更有一位領洗。會士們在當地的工作深得社會人士讚許。

貧童們在這寄宿學校內，找到溫暖的家，找到向他們宣講福音的聖堂，在那裡他們學到人生的知識，在操場上，他們結交朋友，大家歡樂地生活。事實上，會士們都認為這所學校是日後開辦新學校的典範，新的學校

隨後分佈在韶關、上海、北京、香港等地。在近代的戰亂中，人民的生活極為艱苦，會士們在這些學校內堅守崗位，直至今日，當年受惠的兒童仍不會忘掉那段時光。

隨後，為回應社會的需要，部份慈幼會的工業學校轉為文法學校，致力提升青少年的學術水平。不過，在工業發展的起步期，社會極需要大量曾受專業訓練的年輕人材，擅於推行職業訓練及教育的慈幼會當然作出了貢獻；當時，無數畢業於慈幼會屬校的工科生均被雇主視為優秀的員工。在往後的發展中，這些學校的課程亦有所轉變，好讓學生能透過公開考試而獲得專科資格及升學。

港、澳、台社會迅速發展，慈幼會也調整了服務的方式，在學校以外，開展關心青年的工作。一九八零年，接辦台灣南部屏東潮州鎮的「少年城」，讓家庭陷入困境，缺乏父母照顧的孤苦貧童入住，使他們得到照顧、關懷和鼓勵。這個接辦的決定可說是一個新的里程及記號，表明中華會省願意繼續勉力探索不同的、創新的方式，服務有不同需要的青年人。

一九九一年，「協青社」在香港成立，幫助離家出走的青少年。時至今日，這是一所專為年青人提供危機介入服務的機構，相關的服務包括：夜間外展服務、危機介入男/女中心、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服務、協青就業計劃、嘻哈跳舞學校、香港青年學研究中心、蒲吧(通宵青少年中心)等。二零零四年，樓高十六層的協青社賽馬會大樓在西灣河落成啟用。

一九九九年，澳門路環的「鮑思高青年村」落成啟用，包括：「鳴道苑」(雷鳴道主教紀念學校學生的家舍)及「慈青營」。除了提供一般的青年營舍服務外，過去數年，慈青營承辦「中學生戶外教育營」，每年約有一萬名來自澳門五十多間學校的中三學生參與，透過宿營方式，在課堂以外的團體生活中，接受多元及創意學習、團隊精神等訓練。